

柯兴著

# 劫持 银川号



I 247.5  
761

93831

# 劫 掠

銀川

中央社会主义学院  
图书馆  
★ 藏书 ★



\*200093442\*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劫持银川号/柯兴著. —北京:作家出版社,1995.8

ISBN 7-5063-0970-X

I. 劫… II. 柯… III. ①纪实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②中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5) 第 19350 号

## 劫持银川号

---

作者: 柯 兴

责任编辑: 那 耘

责任校对: 马云燕

装帧设计: 张晓光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电话: 5005588 转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

印刷: 北京京安印刷厂印刷

经销: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

开本: 787×1092 1/32

字数: 288 千

印张: 14

插页: 2

版次: 1996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063-0970-X/1·961

定价: 16.40 元

---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盗印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## 目 录

劫持银川号 .....	3
爆炸宝钢 .....	129
梦红别墅 .....	225
亚特兰大号上的搏杀 .....	327

DAE.4/08

# 劫持银川号



## 开 头

万籁俱寂，夜深人静。

乌云在天空中翻滚，不时有令人心惊肉跳的霹雳闪电！

上海郊区的一座早已废弃的厂房，原本就败损破旧，空旷凄凉，加上是阴云密布、电闪雷鸣的夜晚，便愈发地令人胆颤，毛发倒竖。

在闪电照亮的一瞬间，看得见有个男人，正把一个娇小的女人，用劲拖进废弃厂房的仓库里。

那女人凄惨的嚎叫，在这霹雷闪电黑云翻滚的夜晚，显得特别的瘆人，而又特别的微弱。

当那女人被拖进仓库的时候，开始还有嚎叫声传出来，工夫不大，便无声无息了，想必那女人已被杀害！

那男人一个人从仓库里走了出来，越过土路，上了柏油马路，还是他们来时坐的那辆出租车，等在马路边，他赶忙钻进去了。

汽车开远了，消失在夜幕里。

天际边仍旧滚动着雷声。



虽然春寒料峭，但是早春第一声惊雷已经炸响，第一场春雨从炸开的天空中哗哗降到大地上。

公元一九八四年二月十五日，雷电交加的夜晚，没有人发现在郊区的那座破旧厂房仓库里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！

—

**一个陌生的青年，闯进了海  
军某舰队副司令员的家。不过，据  
说，他是他的舅舅，他是他的外  
甥。**

公元一九八四年。二月十六日。

晴空万里，朝霞绚丽，春光明媚。上海像往常一样，迎来了清晨，开始了它一天的忙碌。

这天一早，舰队刘占英副司令员家的门铃响了起来。

开门的是穿着海军军服的警卫战士，看见门口站着一位相貌堂堂、英俊潇洒的青年。

“你找谁？”警卫的战士问。

那青年微笑着用问语来回答：

“这是刘占英刘副司令员的家吗？”

警卫的战士面不改色，仍旧淡淡地、一字不差地重复问道：

“你找谁？”

那青年收回了微笑，面有愠色：

“我找刘司令。”

警卫战士上下打量了他一下，语气仍旧比较生硬：

“你是他什么人？”

“他是我的舅舅！”这次，那青年的语气充满了傲气，那张英俊的脸膛上布满了不可一世的傲然神情。

年轻的小战士，立刻变得特别客气，请他稍稍等一小会儿，刘司令的夫人正好在家，他和她联系一下。

警卫走进大门旁边的门房里，拿起电话说了些什么，然后出来告诉那青年请稍等等，司令的爱人马上就出来。

果然，工夫不大，刘占英的妻子张若兰走出来，见到那青年，打量打量，面带慈祥友善的微笑，声音极轻极轻地问：

“您是……”

“舅妈！”那青年热情地叫着，“我是谢小军哪！我舅舅刘占英的妹妹刘莲英的女婿呀！或者说，刘莲英是我的丈母娘，岳母呀！”

张若兰立刻热情起来，而且言行之间流露着一种深深的愧疚！

“你就一个人来的吗？”张若兰问，“你岳父岳母你爱人呢？他们怎么没来？我那外甥女多大年纪，叫什么，在哪工作？为什么不和你一块来？你们让我们好找呀！……”

张若兰如同久盼亲人，亲人突然出现在面前的惊喜一样，她不知应该询问什么，她不知应该怎样对待谢小军才算能尽到舅妈的一片心意、一番情意、一份爱意！

这是一座十分宽敞的院落，两个战士正在修整花木、盆景，以及院中间的喷水池。坐北朝南有一栋三层的小楼，米

黄色的墙，红色的瓦顶，楼前一排齐腰高的松墙，门两旁是两株玉兰树。整个院落，显得十分雅致，美观。

张若兰一边说着，一边把谢小军让进屋。

本是家宴，可是从桌面上看，什么松鼠桂鱼、油闷大对虾，十几道菜，大宾馆里豪华宴会上的菜肴，几乎应有尽有。

而坐在家宴餐食的人，不过才仨人！——

张若兰，女主人，前面已经说过；海军某舰队副司令刘占英的夫人；

刘亚男，张若兰和刘占英的独生女儿，在一家影视中心当演员，后考入电影学院导演系，毕业后留校任教，也常拍影视片，最近想调动调动，现在是国家二级导演。大概眼光太高的缘故吧，都二十七岁了，还待字闺中，孑然一身；

谢小军，今天宴会桌上的客人，副司令员刘占英的妹妹刘莲英和妹夫周连勇的女婿，也就是他们的女儿周玲玲的丈夫。

周连勇原是一所大学的党委副书记，一九五七年给错划成右派。随着历次运动的频繁和深入——五九年反右倾，六一、六二年整社，六四年四清，六六年“文化大革命”，最后右派分子和地富反坏连在了一起。毫不含混，升级到了“敌我矛盾”！

刘占英原是舰长，继而是支队的政委，舰队政治部主任，舰队副司令。他一直是在重要的政治岗位上，他不好和他的妹妹刘莲英、妹夫周连勇过多来往。刘莲英和周连勇也很知趣，很自觉，从来不和哥哥主动来往，怕影响了他的前途。

这样一来，由往来生疏，而很少来往，最后干脆不来往。等到了“十年动乱”时期，刘莲英跟随丈夫到了农村劳动，一干就是十来年。兄妹两家音断信绝，互不知生死存亡。

“四人帮”粉碎以后，刘占英四处打听妹妹一家的下落，但他刚刚恢复工作，诸事繁多，一时顾不上彻底查找，最终没有得到任何消息。

是因为二十来年兄妹之间极少来往，尤其“文革”以后仍未恢复来往，妹妹刘莲英不理解哥哥，不谅解哥哥吗？

不知道！刘占英真的不知道！

反正粉碎“四人帮”以后三四年，妹妹一家从没有主动来寻找过哥哥家的人。

“小军，”张若兰给谢小军倒了第三杯酒以后，轻声问，“小军，你岳父岳母的情况怎么样了？”

张若兰带着一种内疚的心情，一方面给谢小军斟酒、布菜，一方面轻轻地询问。也许，她本人没有什么内疚，她只是代替她的丈夫表示一种歉意。

“舅妈，”谢小军诚恳地说，“我岳父周连勇又回到大学任党委书记。岳母一直身体欠佳，七六年初确诊是胃癌，年底病逝。病逝的时候，手里还攥着一张照片。”

说着，谢小军从兜里掏出一个黑皮小本子，从里面翻出一张照片来，递给了张若兰。

这是一个青年和一个少女的合影，一看就知道是谁。

张若兰拿着照片端详了一阵子，自言自语：

“像，真像！到底是亲兄妹！”

“我看看！”

亚男说着从她妈妈手里夺过照片。到底是年轻人眼尖，一搭眼，便嚷着说：

“那青年小伙子不就是我爸嘛！那小女孩一看就知道，准是我姑妈啦！”

张若兰白了亚男一眼：

“怎么说话呢？小女孩，这是你说的吗？再者说，从照片看，已经是二十来岁的少女了！再看你爸爸，多像！”

亚男说：“这张照片太珍贵了！连我们家都没有！我爸肯定没有，不然他早拿出来了！”

真是善解人意！

谢小军回到客厅把他的旅行箱子拎到饭厅，打开，从里面的衣裳里翻出一个六吋大的照片，还带镜框。谢小军告诉她们，这是他特意为舅舅舅妈翻拍放大的。

张若兰母女俩异常高兴。亚男赶忙把它挂到客厅里。亚男也不客气，一会儿让小军找锤子，一会儿让他递钉子。似乎谢小军不是今天上午才在刘副司令员家出现，才和亚男相识，而是老朋友，老相识了！

张若兰看着挂上去的大幅照片，心里想：占英要是在家，要是看到这张照片，不知该多高兴呢！不过假如他知道亲妹妹已经病逝了，离开人世时手里还拿着这张兄妹合影，二十多年他却一直没有去看望她，而妹妹心中却一直思念着他，他该多么难过！好在他去北京开会，得两个来月呢！

张若兰想着想着，不觉眼里流下泪水。

亚男轻轻地依偎到母亲的肩头，柔声道：

“妈，你哭了？”

“舅妈，”谢小军说，“这是历史造成的，怨不得我岳母，也怨不得我舅舅！走吧，走吧，到饭厅，接着吃饭！您看这事儿，都怨我，一张照片引起这么多话！”

三个人，接着吃。亚男一个劲儿给谢小军夹菜，舅妈一个劲儿给谢小军倒酒。

如果说，今天上午谢小军拎着皮箱来到刘占英副司令员家，张若兰和亚男还显着一脸的惊异神情，不知道这位英俊潇洒的青年是谁，那么现在，仿佛已经在一起生活了十年，那么亲切，那么熟悉！简直就是一家人！

母女俩劝酒，谢小军来者不拒，左一杯，右一杯，仿佛见到多年失散而又重新团聚的亲人，亲切、坦诚。

谢小军喝多了，醉了！醉得挺狼狈，甚至趴到了桌子上。

亚男和她妈妈一块扶着谢小军进了卧室。反正，副司令员家是不缺房子住的。三层楼嘛！

天色早已黑下来了。

院里各处的门灯都已经亮了。

刚才还欢声笑语的餐室，现在已经黑了灯，静悄悄的，没有一点声响。

天上，半圆的月亮发出昏黄的光，在浮云中挣扎着，偶尔从浓云中挤出的月色，显得异样的惨淡。院里的泡桐，枝叶繁茂，疏密相间，上下错落，筛下的月亮清辉，斑驳陆离，妩媚多姿。

门灯淡淡的光亮，把大院里的一切都罩上了一层朦朦胧胧的神秘色彩，有些沉郁、凄凉，又有些空旷、寂寥。

谢小军真的醉了，不是装的，一直到天亮，他才从沉醉

中清醒过来。

吃早点的时候，只有舅妈张若兰陪着谢小军。

“表姐呢？”谢小军问。

张若兰告诉他，亚男上班了，一早就走了。

谢小军揶揄地一笑：

“真是我党勤勤恳恳的好干部呀！”

那揶揄的笑是这样的淡，这样的浅，况且那笑刚刚流露出来，便被那青年立刻收了回去，使张若兰根本没有察觉。

“她总是这样，拿事业一丝不苟！”张若兰说，然后把早点用过的碗筷收拾起来。

“舅舅去北京开会，真的需要一两个月吗？”谢小军似乎只是随便这么一问。

“对，”张若兰说，“得两个月！昨天夜里他往家打电话，还这样说，得两个月。小军！”

“什么事舅妈？”

“你舅舅听说你来了，他高兴极了！”张若兰心情很激动，“他说，只要北京的会一结束，他马上飞回上海来！小军，你在上海能待多少天？”

本来，谢小军昨天来的当天，就告诉过他舅妈，他作为南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的大公司副总经理，此次来沪是洽谈几项生意。如果没什么意外，大约有一个月的时间就足够了，既然和舅舅舅妈一家联系上了，又从饭店搬到了舅舅家住，那就等到舅舅回来再走吧！

谢小军向张若兰说了这些之后，张若兰非常高兴。

“真的，真的是这样？”张若兰说，“你舅舅来电话说，要



我一定好好招待你，千万不要慢怠了你！这里就是你的家，小军！我们两家几十年没来往，亏得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，该平反的都平反了，人际关系都更祥和，宽松了！咱们两家也恢复了亲戚往来，你就把这当作你的家，到上海出差，还住什么宾馆饭店，真是的！以后可不许这样！”

谢小军顺从地点点头。

“舅妈，我出去办事了！”他说。

“中午也回家吃饭吧！”

“怕不行了，晚上回家吃吧！”谢小军一边往外走，一边说，“下午要是没什么事，我也许会早点回来。”

谢小军刚要走，张若兰叫住了他，用一种异常慈祥的目光望着他：

“打电话，让你岳父，让你爱人都来吧！”

谢小军摇摇头：

“他们哪有工夫？”

“那，玲玲呢？”舅妈一脸期待的神色。

“舅妈，”谢小军说，“他们都是工薪阶层，得每天披星戴月地上班，哪像您哪，社会主义社会的贵妇人！”

张若兰假装生气地拍了他一下：

“这孩子！”

谢小军一脸的真实模样：

“放心吧舅妈，只要一有机会，我会让我岳父，还有玲玲，都来上海玩玩的。玲玲是您的亲外甥女啊！好了，舅妈，我走了！”

谢小军和大门口的门卫点点头，走出去了。门卫的战士